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邀请作家、学者们造访。我们热切地结伴去,想重拾那些温馨的记忆。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紫袅才四五岁的模样,进去看到大厅中央的合川马门溪龙,忽然惊叫起来,逃了出去。当时的大厅很是暗沉,身高22米,肩高3.5米,体重几十吨,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的合川马门溪龙摆在那里,超出了小孩想象,她不敢直视。

在都市出生的幼小的孩子往往难以理解自然,万物百态中不光有粗犷、壮丽,还有严酷和狰狞。回家后,我们看百科全书,说从林故事。第二次紫袅再去的时候,接受了这一切,看得津津有味,流连忘返。后来她喜欢生物、植物,走访过如许五色的各国博物馆,并被朋友们戏称为“博物馆帝”,也许这和她人生中到访的第一家博物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博物馆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重要的,英文museum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本意是“献给缪斯”的庙宇,用来展示艺术品和普及知识。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在我们眼中就是一座明亮的“惊奇屋”。它有很多怀旧的标本。翼龙悬在空中,体长8米,身高4

厚重的中山北路

许桂林

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和修建年代的久远,而是因为它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路。

但是,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和中山北路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条路用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有一条和它交叉的共和新路以及共和新路上有一个闸北公园,而公园里就安葬着一个和孙中山先生大有关系的同盟会创始人宋教仁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陕北中学时,因为离家远,我每天必在中山北路上单程步行40分钟。记得和它交叉的沪太路口每天都停着几辆等待客人的三轮车。边上还有一个卖烘山芋的山东汉子。我和同学储福金从这里转上中山北路,要经过交通路、4号桥、朱家湾、和平新村和武宁路。那时候的感觉是路很长、很宽。路边车不多,行人也不多,只有来往的汽车和自行车流在身边喧嚣着。交通路口变幻着红黄绿灯,常有闯红灯的骑车人被警察拦下来而不服气地辩论着、吵闹着。有时候我们走不动了,会花5分钱乘4站69路公共汽车到陆家宅,再沿着武宁路走到学校去。

上海的棚户区“三湾一弄”就在中山北路的两边。住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每逢什么运动,往往会出几个乱世的英雄。夏天的傍晚,马路边会占满大大小小的凉床,上面躺着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中山北路的南面,是混浊的苏州河。河的南面,林立着造纸厂、101厂、大隆机器厂、棉纺织厂等国有企业。再往南曾经还有个塔式纪念碑,顶上嵌着时钟。

上海人习惯把那片地方叫作大白鸣钟,真的路名反而没有人去叫了。每天上学在中山北路上走着,我往往会产生一种对伟人的敬畏感,会有一种对历史的穿越感;每天习惯着看来往的汽车,我学会了全国所有的省会简称;每天和同学谈古论今,我的思路变得开阔起来;每天顶风冒雨地下,原来文弱的身躯竟然也走好了。我和储福金后来下放农村,生活艰苦却很少生病,直到现在还能健步快走,储福金还成了著名的作家,还真得感谢这条中山北路。

沧海桑田,上海巨变,今天的中山北路已经完全没有旧时的模样了。高架桥贯通了整个路面。它穿越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全长10.4公里,轨道交通3、4号线和它同行。我少年时走过的所有的地方比如潘家湾、潭子湾等,几乎都被开发成新的市区了。原有的国有企业随着改制基本上都消失了。沪太路口成了长途汽车站,从这里一直向西去,各式各样的车辆川流不息,路两边盖的都是高耸入云的商业或科技大楼。很多的公交站名没有了,但一些老站名如陆家宅、曹杨路、金沙江路等倒还保留着,只有69路公共汽车每天在这些老站牌下不知疲倦的停靠着,开行着。

地质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品和古董。16-17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建立了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宏伟的“惊奇小屋”,他自称,这些收藏给了他许多慰藉,以及一个可以躲避世俗困扰、静心思考的地方。同

一座明亮的“惊奇屋”

秦文君

时,他也向外交使节和来访的君主们展现他的收藏,以显示国力。

除了君主,学者也有自己的“惊奇小屋”。16世纪就有意大利学者在他的著作《自然历史》中,附上了他本人“惊奇小屋”的写生,证明他是一个认真的学者,所言非虚。他的小屋的天花板和墙面上,贴满了鱼类、哺乳动物的标本,还有各式各样奇怪的贝壳。天花板正中,还悬挂了一只填充鳄鱼标本。书架上垒满了书,还有珊瑚、鸟类的标本。精致繁复的小格子里,有大量矿石标本。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在我们眼中就是一座明亮的“惊奇屋”。它有很多怀旧的标本。翼龙悬在空中,体长8米,身高4

米,一对门牙就有3米长的黄河古象。它还有很多时尚的元素,馆门口的狐狸,尾巴梢很诡异,逼真,像一下子扫到你的神经。细胞墙、雕塑兽的模型让人看一眼后忘不掉了。鲜活的变色龙在缸里,缸外面配了风信子。用松果一层层做起来的大吊灯。还有活生生的曼陀罗,能亲眼看见它在展示厅栽种,开花。

展厅里可爱的狮子,让人联想起奥地利女作家乔·亚当森笔下的狮子。她出生在维也纳,从小喜爱动物。1937年到东非肯尼亚旅行,辽阔无边的热带原始森林和出没其间各种珍禽异兽,一下把她吸引住了。她留下来,一留就是43年。她写《狮子爱莎莎》,是一个根据亲身经历写的纪实故事。

新馆的地下室播映着非洲题材的片子,虽然只有短短的6分钟,但全景式的画面,冲击力大。丛林,原野,丛林,狮群,勾起人们对非洲的记忆或向往,画面上的天蓝得奢侈。音乐里似乎有非洲的打击乐,倾听着它,能感到内心的干净。

特别值得一提的,这明亮的“惊奇屋”里还有一个1868咖啡店,里面苹果蛋糕不错,可颂更出色,这些细节让我们觉得这明亮的地方,更有光彩了。

炒股是一种简单的经营。

把已经走得难看的扔掉,让盘子干净。天天盯着盘面看,看什么?起伏伏。K线上去,总有落下去的时候。也许落下去一会儿又上来,但或许三年五载回不来。落了就是落了,落了就干脆走掉。不要拖泥带水,臆兹疙瘩,娘娘腔。腾出钱来放到K线好看的票上。要换股。换到舒服的地方。炒股是快活的。心浸在轻松的氛围里,污垢自会无趣地溜走。每天给自己的盘子洗个澡,炒股才快活。

逝者如斯呵,不舍昼夜。时间不回头,希望在前方。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未来。K线看上去相似,动起来不完全一样。你可以吸取昨天教训,却也不必踩过脚印,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放下昨天,干好今天,心向未来。永远把票放在K线好看的地方。既然往者已矣,炒股亦当无悔。做好当下K现场,是操盘最好的选择。

做股票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错误的坚持,和轻易的放弃。有时候,你感觉很难,因为想得太多。走势难以预料,斯事如棋局局新,无须太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八个字,



陈丹燕

幸运的时代

对上海地方历史来说,这是个幸运的时代,上海自1840年后第一次如此珍视自己经历过的,对自己一百多年来通商口岸都市身世的羞耻感正在退潮。

上海第一次有机会从容地寻找自己历史的遗迹,切实地了解到记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保护自己的记忆,就是保护自己的灵魂。于是,它遇到如何保护好自己记忆真实性的大问题,这是个不容易解决的城市问题,但这个难题对上海来说仍是幸运的,因为只有准备认真保护自己的记忆,才有可能触及到这样的问题。

集邮家郑德辅同志给我看他发表的集邮文章,文章上附有邮票图样,我才感觉到集邮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时也是一种学问。我平时收到信,拿出信来以后,信封就扔掉了,从来不注意邮票。邮票原来有那么多的花样。

在郑德辅同志的藏品中,我最感兴趣的邮票有两类。

第一类是电影邮票。我是一个影迷,真没想到,在他收藏的邮票上看到许多著名电影的镜头。我看到的就有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苏联电影《夏伯阳》,日本电影《罗生门》,等等等等。这些邮票我当然越看越爱看。

谈谈集邮

任溶溶

另外一类是童话邮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是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在他的藏品里我就看到了著名童话、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小鹿斑比》《小熊维尼》等的邮票,还有芬兰作家杨松的姆咪童话邮票。

我这样喜欢这些邮票,我想跟我同样喜欢这些邮票的人一定有许多。这样,邮票不但可以用来寄信,还保存了文化遗产,这工作实在很值得做。我就觉得,我们国家也有许多好电影,例如《渔光曲》《桃李劫》《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双双》《红色娘子军》等等,我们国家也有很好的童话动画片,例如《大闹天宫》《金猴降妖》《猪八戒吃西瓜》《神笔》等等,完全值得制成邮票,让邮票发挥除了寄信作为币值以外的文化传播作用。

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广州读三四年级的时候

温哥华的华人说的观鸟,不是故意文绉绉把看鸟非说成观鸟,两者不一样的。看,就是抬眼一看随便一看;观略有不同,观鸟是带着家伙事儿比如望远镜,一待有时几个钟头细细找鸟看。来温哥华之前,不知道还有“观鸟”这种成特色的爱好和活动。这儿的自然界的概念比我原来知道的大多了,啥活动都有。

趴在我家二楼的窗户外,由于位置高,可以看到多种鸟儿在我家和邻居家院子上飞来飞去。我家另一个邻居Roy多年来就在院子里特意摆上鸟食槽鸟水盆,招引鸟,然后在屋里就可以观鸟。各种各样的鸟大概误以为这院子就是原始森林吧,在他家院里吃啊喝啊洗澡打打闹闹。好像屋里是Roy活动屋外是鸟儿活动。观鸟十分钟会不知不觉时间逝去,会猛然感到观鸟时人离开了左右城市环境。鸟飞和鸟叫占据了整个观鸟者的心身。

真正意义上的观鸟者是到郊外,或者自然保护区,带着望远镜和大炮一样的长焦距相机,较长时间地观察、欣赏鸟,甚至跟踪鸟。稀有品种飞至,鸟类的细微变化,都在他们眼中,然后转到公众的耳中。

温哥华有个鸟类保护区,鸟岛。岛上住满了多种禽类动物。买票就可以进去看鸟、野鸭、加拿大鹅、鹤等等。带着鸟食儿,不用招俘,身边就会围过来岛上的居民。有个瘸鸭总跟着我们,大老远地三番五次飞到我们跟前,降落时翅膀抢地显得残了不能自控很惨,等着我们发善心喂它。我们虽然大声指责它在博同情,可还是屡屡被它的表演打动,还生气地轰走跟演员抢食儿的健康鸭。

最好玩儿的是这一幕:在密林中,抓一把瓜子在掌心,伸手等着小鸟。没一会儿,小鸟几经试探就飞降在手上,啄住瓜子迅速蹿飞而去。

候,也曾经做过“跟尾狗”,新品种,也是好事。但搞了跟着同学集邮。买来集邮簿,可是集了半天,没集到多少邮票。当时给我信的,只有在上海的爸爸,老是那几张邮票。还有家里爸爸留下来的信——他跟在香港的前清榜眼朱汝珍的来往信件,但也只是些香港邮票。有一次一位同学给我一张邮票,上面只有英文字母MACAU,我也不知道是哪国家的邮票,很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张澳门邮票。不过让我的集邮簿有了一个

你决定。”为了控制成本,响应号召,会后总会自掏腰包,吃几个生煎馒头,或者端一碗盒饭,在那里一边吃着,一边聊着项目的细节。每次“搭伙”吃盒饭时都会碰撞出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便戏称“这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一流的团伙”。

“阿桂,你帮忙联系国外团队。”对于行走不方便的我而言,本职工作之余为合唱周联系外团队成为我力所能及的事儿。外国团队怎是我们想象得那么好伺候?去年我受邀参加了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ACDA南部年会、意大利托斯卡纳合唱节、瑞典隆德国际合唱节,在那里大家都自掏路费、住宿费,为的是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艺术魅力。而我与众多外国团联系时,高昂的差旅费已经让我不再有信心与他们继续谈判,好在老朱告诉我,可以求助于使领馆,来资助这些一流团队,再加上合唱周组委会的努力,终于促成了那么多优秀团队的到来。

随着柏林国家歌剧院合唱团与组委会最后的签约,参加第二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合唱周的11支境外合唱团已经到齐,看着节目单上与“同伙”们一起努力联系来的合唱团名单:印尼暮光合唱团、拉脱维亚里加首都合唱团、韩国市政女声合唱团……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阿桂,因为5月16日我们必须赶回英国参加一场许久前就签约的演出,所以不能参加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合唱周的活动了,我们也深感遗憾。”随着“国王歌手”合唱团第一假声男高音大卫的最后一封邮件到来,这支合唱“天团”与第二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合唱周擦肩而过。2013年5月举行的第一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合唱周,就旨在把全世界最好的声音连成纽带,而各个优秀合唱团的纷至沓来也成为这个“中国最强合唱节”的一大卖点,而寻找与“天团”的合作怎一个“难”字能概括。

老朱,经济学的博士要干起文化市场的活儿,他有着一流的运营思路,但缺的是一位在合唱艺术上颇有造诣的合伙人;王燕(燕指),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副主任,一位在合唱及歌剧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青年指挥家,在艺术上有着超群的洞察力,但缺的是在市场运作上怎样将项目推进一步。2013年为合作出了一张光碟,老朱和燕指相识,一拍即合,一位担任项目负责人,另一位担任艺术总监,上海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际合唱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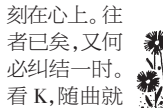
因为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领域,每次开会大家都是从上海的各个角落奔到位于闵行上海合唱艺术中心。开会效率高得惊人,没多久就把所要讨论的事情都落实了下来,看得出这是一群干活的人。在开会时听到最多的就是:

“这个和钱有关的,我不懂,老朱你说。”

“这个和音乐有关的,我不懂,燕指你说。”

观鸟

宋毅 居家(加)的日子之四



简单炒股

刘立新

也是人生课堂。苦,甜,只是当下,下一刻如何,走着瞧。K现场往往磨人。磨砺会超越苦难而达甜蜜。苦尽甘来,否极泰来。不经营,不觉甜。K线的好玩,在于转个念就是希望。炒股不简单,尽量简单炒。一味药材,放妥了是苦口良药,放错一步变成毒药。静静地看K线,无声地告诫自己。对和错,该还是不该。把棋子放对地方,把筹码放在看好的K线里。无需努力,也不用奋斗,只是做出抉择。其实,人生一切,就可以归纳成简单一个字,该。该还是不该。就这么简单。该出手手。该收手收手。能够轻松快活地在K线上,指点江山。资金筹码换来换去,万变不离其宗,永远放在对的地方,简单坚持一个该字。那就是驾驭了千里马。不管起伏伏伏的K如何蹿蹦跳跌,你总是随之转换,买在上升初期,卖在下降初期。下跌与你无关。上升你总在其中。过渡时期盘整,你现金为王游山玩水。喂,微斯人,吾谁与归!

